

触摸“战将”，两次难忘的采访

罗元生

1992年的夏天，23岁的我，从军校毕业来到北京报到，我报到的单位是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301医院”。就是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日子里，年轻的我开始了业余时间的采访和写作。当初压根也没有想到，这种业余爱好一直坚持到今天。

其实，采访和写作与我的本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。我是学后勤专业的，干的也是后勤工作，只不过我对文学有些兴趣和爱好，也常常写点“豆腐块”。就因为这个爱好，在战友欧阳青兄长的推荐下，刚刚毕业的我就参与了《楚天将帅风云录》这套丛书的采写，编委会分配我采访12位健在的“楚天将帅”，我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。

那是1994年的冬天，一个周末的下午。雪后初晴的北京，寒气刺骨。放眼四周，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一片枯黄的草地，而草皮底下仍可见嫩绿的生机。我骑着一辆自行车，来到北京丰台的一个军队干休所，去采访一位“战将”。之所以说是战将，是因为这位湖北籍的长者，英勇善战，多次负伤，现在他的腿仍是残疾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他的名字叫杨虎臣。

初听这个名字，我有些好奇，我心想不会与“西安事变”中的杨虎城将军联系起来吧？将军的女儿杨剑大姐笑着对我说，“我爸是湖北佬，命蛮大啊。他九死一生，智勇双全，尽管身体不好，可从不服输，精神不倒。”于是，我开始了与杨虎臣将军面对面的访谈。

老人身体不是很好，一场重感冒刚过。这天是特意安排时间接见我，才没有去医院。他的嗓音很大，讲一口地道的湖北荆州话。幸好有杨大姐在旁边做翻译，否则我与他的交流会受到影响。

室外天寒地冻，室内却温暖如春。

老人情绪很好，他半坐半躺在“特制”的一个老式红木沙发上，不紧不慢，舒展自如地把我带进了他的人生长河之中——

“1938年10月，日军把兵力转移到敌后战场，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。我当时在120师3支队3营当营长，支队长是贺炳炎、政委是余秋里，那个时期我们反

‘扫荡’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啊！1939年6月，我们3支队在河北省蠡县的莲子口村与日军展开了攻坚战，打得狠猛烈。3支队固守在莲子口，誓死不让日军进来。而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，还有轻型小炮，又占有好的地形。3支队只有3个营，最好的武器就是手提机枪。”

老人喝了口水，休息了几分钟，接着说，“3营教职员余金龙关心我，说我的腿上次受了伤，今晚就让我留守，战士们也这么劝我。我怎么能留得下呢？我说，我的作战经验比你们丰富，由我率兵出击，打退鬼子进攻。话一说完，我就端起手提机枪，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。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在阵地上。后来，日军火力击中了我，我的右膝盖骨以下被‘歪把子’机枪打碎，我忍痛打完最后一发子弹，就晕倒在血泊中。结果，我被蠡县群众收留。也就因此，腿残了……”

一口气讲完莲子口激战，老人久久不说话了。

他沉默了。一种难言的滋味笼罩在心头！

那整整一个夜晚，在他的率领下，全连官兵以牺牲半数以上的代价，击退了日军20多次进攻，守住了阵地，硬是让日军进村的阴谋没有得逞。

此刻，室内出现了短暂的静寂。我无法多问，老人也不想多讲。

下午的采访暂且打上句号。

老人累了，需要休息了。

起身告辞之际，我久久端详着眼前的这位身有残疾的“战将”。

我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，也是一位普通的老人，他的眉宇间展示出豁达，他的眼神里充满自信，我在用心聆听着他，感悟着他：当我观察他脸上深而密的皱纹时，突然感到，这些皱纹不是分明地记录着他漫漫人生中的苦难和煎熬吗？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，而在和平年代中又能耐得住漫长的寂寞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
这样想着，我的心灵震撼了……

杨剑大姐说，她的“公公”，也就是她丈夫的父亲，也是一位老战士。她建议我，安排时间去采访一下他。于是，我便走近另一位“战将”。他的名字叫王尚荣。

采访王尚荣将军之前，我从手头的粗浅资料上了解到他的基本履历。王尚荣是湖北石首县调关

镇人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担任红3军第9师25团青年干事，红3军司令员参谋、侦察科科长，龙山独立团参谋长，第5师15团参谋长、团长、师参谋长、师长，红32军第96师师长；抗日战争时期，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团长，独立第1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，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，独立第1旅旅长，第2师师长；解放战争时期，担任第1野战军1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、代部长、部长、副总参谋长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此时，由于王尚荣将军身体一直不好，几次约好的采访均被打断。加之，他的夫人失明，直到1997年，在将军的长子王允刚和将军的秘书李锦山的协调下，我的采访才得以如愿。

我第一次走近了这位“战将”。

这是一个雪花飞舞的下午，我穿着白大褂，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的高干病房，在这里，我见到了这位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瘦弱的老人。

老人用一双颤抖的手，摸了摸我，示意我坐下。

他说话已经很费力气，有些断断续续，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晰。

此刻，我的心里一阵颤动：这就是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，出生入死的将军啊！这就是当年令日本侵略军胆战心惊、被诗人何其芳颂扬的八路军“漂亮团长”？眼前的他怎么孱弱成这个样子？将军的长子对我说：“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创伤是深远的，加之十年动乱给他留下的伤痛，更是让他身体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”眼前，病床上的将军，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雄风。

坐在老人身旁的黄克阿姨说：“王尚荣与其他许多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在建国以后也没有离开过战争岗位，他一直都是研究战争、指挥战争，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所有战斗，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一个‘老参谋’。如果讲他一生，就是个老兵，算个‘战将’吧！”

从这个下午之后，我便认真地查阅资料，陆续采访了王尚荣将军的老部队以及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。我的第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《百战将星王尚荣》也于1999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。

30岁之前的我，在那个青春勃勃的生命岁月，两次采访共和国



罗元生，历任解放军总医院助理员、副处长、政治协理员、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。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《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》《长征中的名战名将》《吃出战斗力》、散文集《岁月真情》、报告文学集《云淡天高》、传记文学《共和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》《共和国首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战传》《王震与陶峙岳》《三位特殊的开国上将》《百战将星周希汉》《百战将星王尚荣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。

的“战将”，尽管到今天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可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这两次采访，不仅影响了我的业余写作方向和坚守，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对军旅和人生的思考。

从此开始，我把书写“战将”们的非凡经历，记录他们的成长道路，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，作为自己业余写作的主攻方向。我从中更加认识到，“战将”们的经历，既是他们自己生命的构成部分，也是社会历史的辉煌篇章。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，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。

1935年，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：“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，在其道德品质方面，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。”何为第一流人物，或者说如何才能算得上第一流人物，这个概念很复杂。而从文学意义上讲，第一流的人物应当是内心纯洁清澈透明的人，其信仰之坚定、品格之高尚，令高山仰止。我想，这些出生入死的共和国“战将”，无疑是“第一流人物”。

